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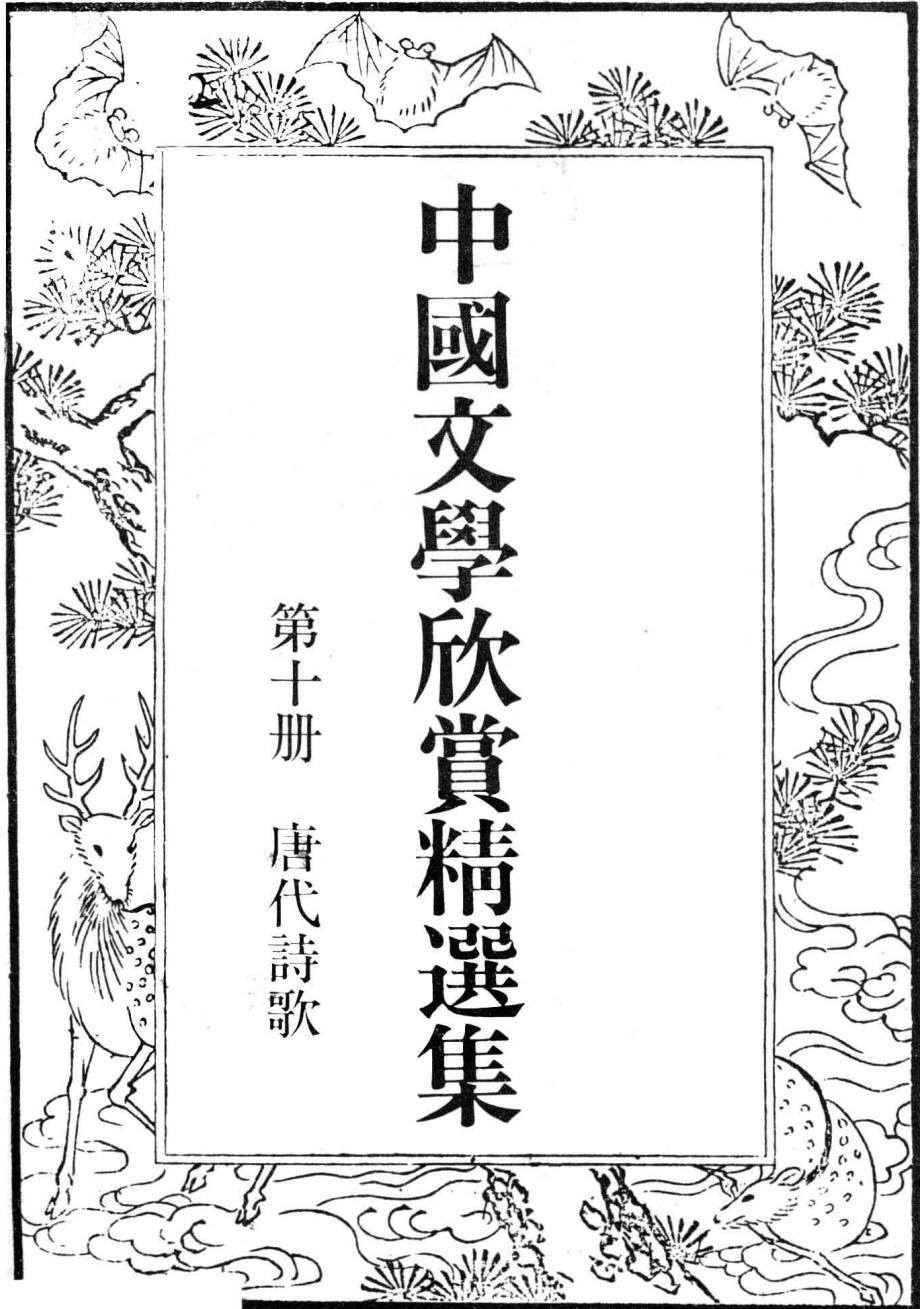
#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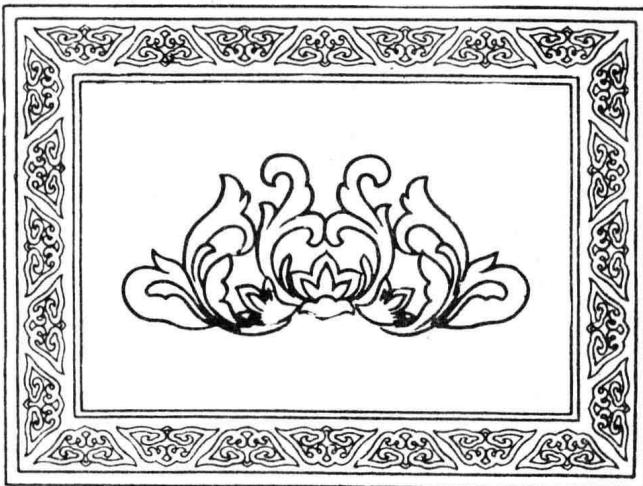
第十册 唐代詩歌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十冊 唐代詩歌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 惠 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10月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十冊

## 目 錄

### 中唐詩歌

王建

望夫石	三
簇蠶辭	五
當窗織	七
水夫謠	九
田家行	十一
海人謠	十三
羽林行	十五
射虎行	十七
新嫁娘詞（三首選一）	十九
寄蜀中薛濤校書	二〇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二二
劉禹錫	二三
插田歌	二十四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二七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二九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三〇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三一
平蔡州	三三
松滋渡望峽中	三七
西塞山懷古	三九
竹枝詞	四一
楊柳枝詞	四三
浪淘沙	四五
堤上行	四七
蜀先主廟	四八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有贈	五〇
石頭城	五二
烏衣巷	五三

再遊支都觀並引	五五
始聞秋風	五七
春詞	五八
白居易	

觀刈麥	六三
雲居寺孤桐	六七
宿紫閣山北村	六九
采地黃者	七三
村居苦寒	七六
新製布裘	七八
秦中吟（十首選四）	
重賦	八一
輕肥	八六
歌舞	八九
買花	九一
有木詩	九四
新樂府並序	
七德舞	九六
上陽白髮人	一〇二
新豐折臂翁	一〇七
縛戎人	一二四
紅線毯	一二〇
杜陵叟	一二五
鹽商婦	一三二
官牛	一四一
江南遇天寶樂叟	一四四
客中月	一五〇
長恨歌	一五二
琵琶行並序	一七二
賦得古原草送別	一九一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一九五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一九八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一九九
放言五首並序（選二首）	一〇一
題元（十）八溪居	一〇五
問劉十九	一〇六
李白墓	一〇七
宮詞	一〇九
暮江吟	一一〇

錢塘湖春行

杭州春望

餘杭形勝

江樓夕望招客

人定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

多與微之唱和

李紳

古風

宿揚州

憶江上吳處士

渡桑乾

尋隱者不遇

題李凝幽居

憶江上吳處士

渡桑乾

題興化寺園亭

寄遠

賈島

劍客

戲贈友人

題李凝幽居

憶江上吳處士

渡桑乾

題興化寺園亭

寄遠

元稹

田家詞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連昌宮詞

行宮

遣悲懷三首

過冀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

夫遠征

中唐詩歌

錢塘湖春行

杭州春望

餘杭形勝

江樓夕望招客

人定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

多與微之唱和

李紳

古風

賈島

劍客

戲贈友人

題李凝幽居

憶江上吳處士

渡桑乾

尋隱者不遇

題興化寺園亭

寄遠

元稹

田家詞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連昌宮詞

行宮

遣悲懷三首

過冀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

夫遠征

李德裕

錢塘湖春行

杭州春望

餘杭形勝

江樓夕望招客

人定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

多與微之唱和

李紳

古風

劉采春

囀噴曲

宿揚州

憶江上吳處士

渡桑乾

尋隱者不遇

題興化寺園亭

寄遠

皇甫松

采蓮子

浪淘沙

胡令能

詠繡障

坎曼爾

訴豺狼

三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四

謫嶺南道中作.....	一一七一
登崖州城作.....	一一七三
原上新居.....	一一七四
窮邊詞.....	一一七五
莊居野行.....	一一七七
旅行.....	一一七九

姚合

殷堯藩

# 王 建

王建，字仲初，穎川（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大曆時進士，曾任縣丞、侍御史等官，後任陝州司馬。有《王司馬集》。關於他的身世，在他的「自傷」詩裏說：「衰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總不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長似客，黃昏哭向野田春。」可知他是一個出身寒門、官職卑低、中遊塞上、晚猶貧困的人。這些經歷，也使他對當時的社會深爲關心，寫出了內容上有寫實意味，風格上有民歌色彩的樂府詩，其中有些還是以婦女生活爲題材。例如「失釵怨」，寫貧女爲了失却一枚銅釵，哭了三天，因爲銅釵上還留着她新婚時的暖意，可是，「高樓翠鉢飄舞塵，明日從頭一遍新」，這就不單是描寫貧女的個人得失了。

王建和張籍「年狀皆齊」<sup>①</sup>，在詩歌上也同聲相應，都算得上是元稹、白居易寫作「新樂府」的先導。清代詩人王士禛對這一點有很簡當的評斷：「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會辛苦學妃豨。」<sup>②</sup>那就是說，張、王、元、白的樂府能像杜甫的那樣，真正繼承了古樂府的傳統，而不是刻板地仿襲古樂府的內容和形

① 張籍〔逢王建有贈〕詩云：「年狀皆齊初有髭，鵲山漳水每相隨。使君座下朝聽〔易〕，處士庭中夜會詩。」

② 〔漁洋精華錄〕卷五〔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之九。參看元稹〔樂府古題序〕裏的議論。「妃豨」，這裏代指樂府。古樂府〔有所思〕：「妃呼豨，秋風颯颯晨風颶。東方須臾高知之。」徐禎卿〔談藝錄〕：「樂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諸語，本自無義，但補樂中之音。」

式。「新」樂府能得「古」意，就因為它體會了古樂府的哀時託興的精神，賦詠了新題材；因為它把古樂府的傳統看作一種可以發展和豐富的活東西，而不是一些只許照樣複製的僵硬模型。王建曾說自己的詩「自看花樣古」（酬從侄再看詩本），不妨也作這個意義的理解。

王建的樂府，和張籍的相似，簡括爽利，不像元稹、白居易那樣喜歡鋪敍和發議論。但是他比張籍寫得更具體，描述更細緻，意思更含蓄。那時候，詩壇上分兩大派：韓愈、孟郊派和元稹、白居易派。像張籍一樣，王建跟他們都是詩友，也彷彿是兩派之間的聯絡人。除樂府外，王建的七言近體也接近元、白，而他的好些五言古詩又接近韓、孟。至於他的五律像〈原上新居十三首〉等，却使讀者聯想到賈島、姚合。他有一系列刻劃宮廷生活瑣事的七絕、「宮詞」，爲人傳誦，想來大多由於對幕後新聞或掌故的興趣，不一定是欣賞文藝。

#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sup>(一)</sup>。化爲石，不回頭<sup>(二)</sup>。

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sup>(三)</sup>。

<sup>(一)</sup>「望夫處」二句：就在那個目送丈夫離去的地方，江水滔滔，日日夜夜流不停。望夫，指「望夫石」。石在今湖北省鄂城縣（舊武昌縣）北山上。又傳，江西省安德縣、安徽省當塗縣等地，皆有「望夫石」或「望夫山」。悠悠，行貌。〔詩經·黍苗〕：「悠悠南行。」此處形容水流。

<sup>(二)</sup>「化爲石」二句：她，變成了一塊石頭，佇立江邊的山上，永遠不同頭地向前眺望。化爲石，指婦人站立山頭，盼望遠征的丈夫歸來，日子久了，化爲石頭。唐代詩人劉禹錫〔望夫石〕詩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按：有人認爲劉詩意工而語拙，不及王建此篇「語意皆工」〔見宋代魏慶之《詩人玉屑》〕。

<sup>(三)</sup>「山頭」二句：山頭之上，日日夜夜，淒風苦雨……。啊，假若那從軍遠征的丈夫忽然歸來，我想這塊石頭也一定會開口說話的！風復雨，一作「風和雨」。行人，指從軍的丈夫。

按：從「行人歸來」將會產生的情景設想，使主題得到更爲深沉有力的表現。讀者於震動之餘，自然會問：究竟是什麼逼迫這對恩愛夫婦生離死別呢？

【賞析】

古時候，有一個女子送別她的丈夫去從軍。到了江邊山下，丈夫上船了，她含淚無語，柔腸百轉。船隻離岸了，她連忙奔上江邊的山頭，只見江水滔滔，船漸漸去遠了、消逝了。可是這個婦女不肯離去，她佇立着、等待着……，她的身體變作一塊石頭，人們稱這塊石頭為「望夫石」。這個動人的民間故事，見於「幽明錄」。在這首詩中，詩人僅以寥寥二十六字，便把那個婦女對丈夫生死不渝的愛情，表現得深沉強烈，動人心魄，實是古今罕有的詩作。

## 簇蠶辭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一〕。

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二〕。

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爲爾祭神桑。

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三〕。

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四〕。

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五〕。

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六〕。

〔一〕「蠶欲」二句：蠶快要成熟了，爬在蘆箔上作繭，吐出潔白的絲。蠶欲老，指蠶將成熟。箔，一作「簿」，用作養蠶的蘆簿。《齊民要術》：「蠶比至再眠，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下箔障土氣，上箔防塵埃。」皓皓，潔白。《詩經·揚之水》：「白石皓皓。」

〔二〕「場寬」二句：場地廣闊，地勢又高，乾爽的天氣居多，農家都用不着在庭院中曬蒿草。場，指場圃。《詩經·七月》：「九月築場圃。」「毛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風日，風吹和日照。曬，即「曬」。蒿草，草名，生於原野、水邊，叢生。梢上的葉細裂如絲，以蒿葉製蠶簇之用。

〔三〕「神蠶」四句：農家向着蠶神祈禱：「你趕快作繭，莫要慢悠悠。過了年，我爲你去祭祀桑神，讓它長出好桑葉給你吃。但願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老鼠，讓蠶兒安穩地吐絲成繭。」神蠶，古代傳說，黃帝的妃子嫫祖是第一個發明養蠶取絲的人。民間奉之爲蠶神。悠揚，緩慢的意思。

按：此四句刻劃了蠶農的心理活動，熱盼蠶繭好收成。

〔四〕「新婦」二句：媳婦在蠶簇面前下拜，祝願蠶繭又多又密。女兒開始灑桃漿，男孩敲起了鼓。簇，供老蠶作繭的工具。種類很多，有「蜈蚣簇」、「折簇」等。按：民間祭祀蠶神時，灑漿擊鼓。

〔五〕「三日」二句：祭祀後的第三天，打開蠶簇一看，盡是一團一團的繭子白得像雪。首先，要將新繭上繳縣裏的官府。雪團團，形容蠶繭一團團白得如雪。

〔六〕「已聞」二句：這時候，已經聽到村裏在催促紡織，不知織成衣料後又送去給誰穿在身上呢？鄉里，指家鄉。去與，一作「送與」。

按：篇末二句深沉而尖銳，一針見血。連主張溫柔敦厚的清人沈德潛亦謂：「意亦他人同有，然此覺入情。」  
(見「唐詩別裁集」)

### 【賞析】

唐代，由於織紝業的發達，養蠶生產也隨着發展起來。唐高祖時，梁州（今陝西省城固縣以西的漢水流域）野蠶成繭，百姓採用野蠶繭。唐玄宗時，益州（今四川省一帶）獻「三熟蠶」。到了唐代宗時，太原（今山西省太原）民韓景暉養冬蠶成繭。此篇寫的正是養蠶的農家生活。「簇」，是供老蠶作繭的竹器。當冬蠶成繭的時候，農家的心情又喜又憂：喜的是辛勤勞動獲得收成；憂的是勞動成果自己根本無權享受。

## 當窗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一〕。

貧家女爲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二〕。

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

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三〕。

輪官上頂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四〕。

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五〕。

〔一〕「歎息」二句：多麼令人歎息啊！園中自己種的棗子被過路的人喫了。

按：此是以民歌中常用的「託物起興」手法開篇，亦含有比喻的意義。

〔二〕「貧家」二句：貧苦人家的女兒爲富有人家織紝，公婆只隔着一堵牆却不能出力相助。翁母，即「翁姑」，指織婦的公婆。

〔三〕「水寒」四句：由於浸絲的水冰涼寒冽，雙手凍得不靈便了，絲線也變得脆而易斷，續來續去叫人心都碎了。

草蟲唧唧鳴叫着，與織機聲相應和，整整花了兩天才趕織成一匹半。水寒，指沃濕絲線的水寒涼。

按：古時紡織時，作緯線用的絲要用水淋濕浸透，這樣可以增加絲線的韌性，織造時不易斷（見「天工開物」）。

緯絡」）。手澀，指天氣寒冷，織布的手顯得不靈活。爛，一作「急」。草蟲，即蟋蟀。蟲鳴聲似機杼聲，故曰「促織」，亦曰「促促」。諺語有「促織鳴，懶婦驚」。按：此處暗用促織之名，亦表示勞動的迫促。啼，一作「鳴」。

〔四〕「輸官」二句：織出來的衣料上繳給官府後，即便還剩下一點點料子，也不能拿來替婆婆做件衣裳，更加談不上給自己做了。輸，即輸送。上頂，最上的意思。一作「上頭」。身，指織婦自身。

〔五〕「當窗」二句：織婦坐在窗前，不由得打心裏羨慕青樓的倡伎，手指頭動也不用動，大箱小籠却裝滿了衣服。青樓，指妓院。劉邈《萬山見採桑人》詩云：「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

按：末二句，清人沈德潛曰：「本意薄之，然『羨』字失言矣。」（見《唐詩別裁集》）認為良家之婦，不應羨青樓之倡。其實，唯其不當羨而羨之，方見織婦悲憤之切骨。此較白居易《繚綾》篇：「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本篇尤覺驚心動魄！

### 【賞析】

此篇揭發了當時「貧家女爲富家織」的不合理現象，不妨與白居易寫的《繚綾》、《紅線毯》一類內容相近的詩篇共讀，可以看到「新樂府」詩在寫作上的某些共同特點。

## 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一〕。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二〕。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森森〔三〕。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

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四〕！

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五〕。

一間茆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六〕。

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七〕。

〔一〕「苦哉」二句：命苦啊，我生長在水驛的附近，被官家差使去牽驛站的官船。驛，古代官辦的交通站，有旱驛和水驛兩種，此處指水驛。

〔二〕「辛苦」二句：從此，辛苦的日子多，安樂的日子少。夜裏，在水邊歇息；白天，在沙灘上行走，就像是海鳥一樣。海鳥，即「鷗」。游禽類，啄曲如鉤，體上部灰色，下部白色，翼長，常飛翔海上或江湖上，棲息於沙灘。

〔三〕「逆風」二句：當船隻頂着逆風行走，或者迎着激流向上的時候，身上的縛繩足有萬斛沉重。前面的驛站遙遙無影，後面的流水茫茫，不見邊際。萬斛，形容牽驛船拉縛費盡渾身力氣。「斛」，古代以十斗為一斛。迢迢形容遙遠。森森，水波廣遠貌。按：此句暗喻縛夫辛苦生涯，遙遙無期。

〔四〕「半夜」四句：半夜裏，順着堤岸雨雪紛紛灑落，可是我受官家的驅使，還得繼續向前行。寒夜茫茫，身上只披着短短的蓑衣，衣服給弄濕了，胸口好像被寒風穿透了，雙腳被凍得破裂了，我忍受着何等的痛楚啊？他，即官家。還復去，一來一去地牽船。蓑，一作「莎」；指莎草編成的披衣，勞動人民常用的雨衣。曉，即胸口。忍痛何，沒奈何地忍受痛苦。

〔五〕「到明」二句：到了天明，無處訴說辛苦，於是，大伙一邊拉縛，一邊齊聲唱起牽船的號子。到明，到了天明的時候。無處，一作「何處」。騰踏，衆人合着號子的節拍齊步行走貌。牽船歌，牽船時所唱的「號子」，用以節省努力，往往有聲無詞。

〔六〕「一間」二句：我那間破茅屋能值幾個錢！可是逃亡吧，又捨不得離開這塊生我養我的故土。直，同「值」。鄉，一作「邦」。

〔七〕「我願」二句：我（指詩人）情願這些流水乾涸了，變成平坦的田野，使水夫永遠不用牽船，他們也就不必因受苦而怨天尤人了。

## 【賞析】

水夫，長年在水邊牽船的縛夫。詩人以強烈濃酣的筆墨，描述了縛夫在官家壓迫和役使之下的痛苦生活，想逃亡却又捨不得離開鄉土。對於這種非人的繁重勞役，篇中表示中強烈的同情和不平。